



他灭六国，废分封，立郡县，筑长城，创立“皇帝”称谓；
他统一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，南平百越，北却匈奴，海内一统；
他焚书坑儒，施行严刑峻法，修建庞大陵墓，
种种作为却又为人诟病。

刘乐土◎著

YITONG TIANXIA
QINSHIHUANG

中国
历史
人物

一统天下

秦始皇

上册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一统天下

秦始皇



刘乐土◎著

上册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统天下. 秦始皇: 全二册 / 刘乐土著. —北京:
中国铁道出版社, 2017.3
(中国历代风云人物)
ISBN 978-7-113-22716-6

I. ①一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秦始皇 (前259-前210) —
传记 IV. ①K827=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04788号

书 名: 一统天下: 秦始皇
作 者: 刘乐土 著

责任编辑: 刘建玮

电 话: (010) 51873038

封面设计: **MX** DESIGN
STUDIO

电子邮箱: liujw0827@163.com

责任印制: 赵星辰

出版发行: 中国铁道出版社 (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)

印 刷: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32.5 字数: 619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113-22716-6

定 价: 59.80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,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51873174 (发行部)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: 市电 (010) 51873659, 路电 (021) 73659, 传真 (010) 63549480

目 录

- 【第一回】 藺相如忠心堪叹，吕不韦奇货可居/1
- 【第二回】 舌灿莲花说白起，脱颖而出辩楚王/31
- 【第三回】 吕不韦廷前献礼，公子嘉宅中失仪/51
- 【第四回】 拜祖母更名嬴政，宴儿孙鸩毒文王/71
- 【第五回】 嬴政拳打成蛟弟，太子计陷信陵君/91
- 【第六回】 遭戏辱朱亥触柱，登荣宠甘罗使国/119
- 【第七回】 甘上卿施计会猎，秦嬴政祛病娶妻/157
- 【第八回】 秦王宫李斯论道，丞相府司空谈谋/191
- 【第九回】 起叛兵赵姬作乱，献奇文李斯陈情/229
- 【第十回】 受重礼韩非入仕，遭不白忠臣自戕/279
- 【第十一回】 顿弱醉酒失书信，李斯读史出兵谋/307
- 【第十二回】 论功匹三皇五帝，谈名垂万世千秋/345
- 【第十三回】 登泰岳祭告拜仙，赴东海祈福求寿/381
- 【第十四回】 谱秦颂渐离击筑，去暴君力士挥锤/401
- 【第十五回】 阻匈奴修建边塞，禁儒生焚尽经书/439
- 【第十六回】 修皇陵千军护驾，跨碧海一命归天/475



【第一回】

蔺相如忠心堪叹，吕不韦奇货可居

“嘎”的一声，一只觅食的寒鸦发出骇人的哀鸣，扑棱着翅膀，箭一般地消失在苍茫的暮霭中。

正是这只寒鸦刚才在赵高脸上猛地啄了一下，才把他从死神那里啄醒。赵高努力睁开眼睛，看看周围的景物，断车、死马、山沟，心中又是一怔：我还活着？他把手指放在嘴中咬一咬，还疼，自己的确还活着！

赵高眼睛模糊了，惨不忍睹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。

长平之战，主帅赵括死于乱军之中，他保护公子赵嘉突围不成，混在四十万赵军之中成为秦军的俘虏，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半夜时分，秦军向他们手无寸铁的阶下囚动手。生存的本能使他们开始了垂死的挣扎，用无数人的生命从秦军手中夺回一辆战车，他和冯亭等人保护公子嘉仓皇奔逃。由于慌不择路，狂奔的战车驶上一个山崖，前是绝壁，后是追兵，回头已经来不及了，公子嘉猛地从冯亭手中夺过马鞭，向马背上连抽两鞭，战车向悬崖猛冲过去……

想起了公子嘉，赵高忍着疼痛，挣扎着爬了几步，边爬边沙哑地喊着：“公子，公子……”

赵高找到一具尸体，仔细辨认了一下，呀，这是冯亭。他又向前爬行几步，终于在一具马尸旁找到了公子嘉，试探一下，尚有一丝气息，他一边晃动着公子嘉，一边轻声呼唤着。许久，公子嘉才睁开双眼，他看了一眼赵高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赵高，我们还活着？”

赵高点点头：“对，我们还活着！”

“只要我赵嘉还有一口气，我都要向秦国复仇，四十万人的性命……”

公子嘉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赵高也哭了：“公子，保住身体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咱们快逃离这是非之地吧。”



赵高搀扶着公子嘉一瘸一拐地向山外走去……

公子嘉回到邯郸，经过数日疗养，身体渐渐康复，内心深处却留下一块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。每当有人提及长平之战时，公子嘉的眼前总是闪现那个刀光剑影的夜晚，想到战车腾空而起冲向山谷的恐怖场景。此时，他的血似乎在沸腾，双眼仿佛要射出火来，无名的仇恨在他心中翻腾，让他痛苦，让他心痛。

一天，公子嘉独自漫步在庭院里，思索着向秦国复仇之事，赵高走上前报告说：“奴才报告公子一件喜事，公子的仇和我赵国的屈辱马上就可以报了！”

公子嘉一怔：“哦，究竟是怎么个报法，快快讲来！”

“大王已经派人把逃跑到国境边上的秦王孙异人捉了回来，准备选定吉日剖腹挖心，祭奠长平之战中被坑杀的四十万将士的英灵呢！”

公子嘉听后并没有露出一丝欣喜之色，淡淡地说道：“杀了一个秦王孙固然令人痛快，可他的命再值钱也抵不上我赵国四十万人的性命，何况异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王孙，秦王把他作为人质抵押在我赵国只是一场骗局，如果秦王真正看重异人的话，怎会置他性命于不顾？怎会大肆杀戮我赵国的将士呢？对于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的王孙杀与不杀有什么值得高兴的？”

赵高见自己带来的消息并没有让公子嘉高兴，便讪讪地说道：“不论怎样，异人毕竟是秦王的孙子，杀了他多少能解一解我赵国的心头之恨，至于公子所说的复仇之事，可以慢慢计议，以后会有机会的，公子也不必太放在心上，保重身体要紧。”

公子嘉叹息一声，“唉，长平一战我赵国男丁损失十之三四，能征善战的将士老的老，走的走，只怕如此下去秦国越来越强大，赵国越来越弱小，雪长平之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。”

公子嘉话音未落，又有人来报告说，太傅蔺相如病危，想见公子一面。

公子嘉早就知道太傅生病了，因忙于长平之战，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探望，这许多天来又因养伤忘了这事，如今一听太傅病危，急忙带着赵高赶到蔺相如府第。

蔺相如躺在病榻上，犹如风中的残烛，苍老得不能再苍老了。瘦瘦的脸又黑又黄，眼睛凹陷，嘴巴干瘪，连胡须也花白了。当年，出使西秦、舌战秦庭、完璧归赵的风采没有了，渑池之会智斗秦王，为赵国雪洗耻辱的英雄之气也消失殆尽。

公子嘉急忙上前施礼，鼻子一酸，几乎流下泪来。太傅为赵国立下汗马功劳，他赵嘉的成长也无不浸透着太傅的心血，太傅苍老的容颜就是他成长的足迹。蔺相如听到公子嘉来了，睁开浑浊的眼睛，稍稍抬手，示意他坐在床前，这才缓缓说道：“老臣犹如朽木，已经不中用了，临终前想见公子一面，是有



几句话交代。公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为公子前途着想，有些话我本不该说，却不能不说。”

“太傅心意在下明白，但讲无妨。”

蔺相如稍稍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公子能从长平关捡回一条命来，这是我赵国的大幸，公子如今虽然受宠，却只是王孙，将来能否承袭王位实在难以预料。无论如何，老臣还是要提醒公子几句，请公子谨记。遍观国中诸人，平原君、廉颇都是忠勇可信之人，可以多与之交往，但二人年岁已长，只怕不能辅佐公子。年轻一辈的，李牧、司马尚都是有勇有谋、可以信赖的人，将来能够帮助公子成就大业。”

蔺相如稍稍歇息片刻，又说道：“老臣还要提醒公子，你父亲身边有一个叫郭开的人，此人奸诈多变、诡计多端，而你父亲却被他的假象所迷惑，对他信赖有加，他将来可能飞黄腾达、把持朝政。公子一定要加倍小心，能除去此人更好，不能除去也不可得罪，否则，对公子可能不利。”

公子嘉点点头，他与郭开虽然时常见面，但由于不喜欢他那种处世方式，所以对郭开一直十分冷淡，为此，父亲还训斥过他呢。公子嘉把蔺相如的话牢记在心。他想了想，问道：“弟子有一件事想请教太傅！”

蔺相如微微颌道：“公子请说吧，老臣一定尽力解答。”

“请问太傅，我赵国与秦国相处时应该采用什么策略为最好？”

“秦自穆公以来就犹如猛虎，有吞并东方之野心，经过几代君王励精图治，实力日渐雄厚，如今更是如狼似虎，想与之和睦共处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我赵国要想对抗西秦，就必须联合其他诸侯国，特别是韩魏两国，韩赵魏本是一家，唇齿相依，必须相互依照，不可自相攻击而给西秦可乘之机。”

蔺相如叹息一声，又说：“老臣多年来也一直思索这个问题，却一直没有更好的对策，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这个苏秦当年提出的‘合纵’策略。”

公子嘉沉默片刻，幽幽地说道：“合纵固然可行，但诸国各自为政，组合在一起后彼此之间难免猜疑，又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，怎能步调一致、同心协力地抗秦呢？即使推举出一位‘纵约长’，像苏秦当年一样，也不会维持多久，秦国只要从中挑唆，合纵各国之间自然如散沙一般，强秦再各个击破，我赵国仍然无法抵御强秦的攻势。难道真的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对付秦国吗？”

蔺相如见公子嘉面露一丝失望之色，干咳两声又说道：“对策不是没有，只是说出来让君子不耻罢了，都是一些下三烂的计谋。”

公子嘉立即来了精神，他知道太傅的为人，于是鼓动说：“如今时代是礼崩乐坏，人心不古，旧有的一切被打碎，而新的东西尚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来，根本没有一个标准去衡量什么是好什么是坏、什么是对什么是错。正如诸侯各国的称



霸，凭借的是强硬的武力，信义已经如同粪便，君子和小人鱼龙混杂，强者就是君子，弱者就是小人，正是：窃钩者偷，窃国者为诸侯。周王室固然存在，也只是形同虚设，西秦之所以没有立即灭亡它，不过是把王室当作一块遮羞布而已，他们早晚会撕下这块遮羞布为所欲为的。如此看来，对付这种虎狼之国还讲什么君子之礼？使出任何卑鄙的手段都不为过，也都会被世人理解。”

蔺相如虽然不赞同公子嘉这一番过激的言论，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。

“既然公子这样认为，老臣也就直说了。城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要想对抗强秦，可以有两个策略：一是快速强大自我，一是削弱敌国，这两种策略可以同时使用。就快速强大自我而言，必须内修法度，革除弊政，任用贤才，富国强兵。老臣曾多次劝谏大王，可惜……”

蔺相如没有说下去。

“那削弱敌国呢？”公子嘉问道。

“削弱敌国的方法也很多，如果武力攻打不能取胜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其他办法，由明而暗，在秦国内部制造祸端，以此疲秦弱秦。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美人计、反间计、离间计，商纣王宠妲己亡了商，周幽王宠褒姒导致镐京之乱，平王被迫东迁，这都是从内部毁坏一个国家的方法，不过施展起来也未必能够立即奏效，这要看谋划之人的心计。此法确实卑劣一些，也笨拙一些，但只要用心谋划，一定会奏效的。”

公子嘉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顿首说：“请太傅为弟子谋划这事，我赵国不灭秦国恐怕将来要被秦国所灭，赵早实施大计可能还来得及，否则后悔就晚了。”蔺相如让公子嘉坐起来，这才慢慢说道：“直接派女色打入秦宫可能不容易，但可以间接行事，眼下就有一个可乘之机。秦王孙异人人质押在我赵国，他看似一个毫无价值的人质，秦王也不把他这位王孙放在眼里，但奇货可居，只要谋划得好，异人就是一条打向秦宫的便捷通道。”公子嘉听后精神为之一振，急忙说道：“请太傅说得再明白一些。”

蔺相如沉思片刻，说道：“异人是秦王太子安国君之子，在安国君登上王位后他能否被立为太子实在难料，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，公子不妨赌一赌运气。据老臣所知，安国君妻妾很多，唯一宠幸的是华阳夫人，但她却从未生子。俗话说女人年轻时靠色，年老时仗子，母以子贵，这些道理华阳夫人自然明白，她当然希望有一个儿子。可以派人游说华阳夫人，说异人愿认她为母，只要这事说成，异人将来就可能成为秦国太子。而目前，异人人质押我赵国已成为落难子孙，尚无婚配，公子可以趁机物色一个绝色女子给异人，让这女子肩负起越女西施投身吴王夫差的使命。只要谋划得隐秘，事情进展得顺利，不用说削弱强秦，就是灭



亡秦国也不能说没有可能。”

蔺相如说到得意之处有些忘形，又咳嗽起来，公子嘉急忙上前为他捶背，一边轻轻捶背，一边略带疑惑地问道：“不用说像西施一样貌美而又愿为国家献身的女人难找，就是能够入秦游说华阳夫人的人也难找。”

“这样的女子老臣不曾遇见，至于能够入秦游说华阳夫人的人，老臣倒有一个人选。”

“请太傅指点，弟子一定亲自登门造访，请他出来协助谋划这事。”

“老臣曾偶然结识一位朋友，他叫吕不韦，本是韩国人，如今在邯郸做生意。此人虽是个商人，却极有政治头脑，也多次向老臣流露出弃商从政的心思，我也曾想推荐给公子，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，如今正好让他为公子完成削弱西秦的大事。因为他以一介商人的身份接近秦王孙异人，然后再入秦游说，甚至为异人娶妻，都不会引起异人的猜疑，只要公子谋划得机密，我想此事只有你知我知和吕不韦知，而老臣不久将离开人世，更不会有丝毫泄露。如果公子对吕不韦不放心，或认为他个人无法完成大事，也可再派一名最信得过的心腹之人协助完成，成功与否，老臣……”

蔺相如刚说到这里，只觉得胸口一闷，脸憋得通红，却喘不过气来。公子嘉急忙起身为蔺相如抚胸捶背，却也无济于事。等到侍者从外屋赶来时，蔺相如面色由黄而红，由红而青，还没来得及救护，就圆睁着一双凹陷的大眼一命呜呼了。公子嘉扑在蔺相如尸体上失声哭喊道：“太傅……”

整个蔺相如府第一片哭声。

空旷的邯郸大街上只有异人一个人踽踽独行着，听着脚下咯吱咯吱的踏雪声，他心中很不是滋味。刚才还被关在死牢里，不知为何，稀里糊涂又被放了出来。赵王不是要杀自己为长平关死难的赵国将士祭奠吗？怎么又改变了主意？异人实在想不通。

不管他，只要能活下去就好，人们不是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？异人正走着，猛然闻到一股酒菜的香味，抬头一看，哦，身旁正是邯郸最有名的“君子好逑”酒馆。

异人驻足深吸一口气，想多吸一些酒菜的香味。他好久没有嗅到这样的香味了，可是，吸进肚里的只是逼人的寒气。

异人微微叹口气，正要举步离开，忽然，随着一声响亮的吆喝，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他身旁，帘子一挑，从里面走下一位身着狐皮大衣、头带裘皮帽的中年人。

“这不是异人公子吗？既然来到店前何不上楼小饮几杯？”异人正不知如何



回答，那人又爽朗一笑，说道：“异人公子不认识在下，在下却认识公子，公子乃是秦王孙，整个邯郸谁人不知公子的大名？我叫吕不韦，是韩国人，来邯郸做生意，今日有幸在此遇到公子，吕某三生有幸，也是你我二人的缘分，如公子不嫌弃吕某出身卑贱和一身铜臭气，请公子楼上小饮。”

“这……吕兄客气了，异人如此落魄，能承蒙吕兄如此不嫌弃，已有一见如故之感，谈什么门第贵贱？”

“公子，那就请吧！”

吕不韦是这里的常客，二人刚上楼，店小二就迎上前，把他们带到一间豪华的雅座里。小二安置二人坐下，边沏茶边问道：“吕老板要什么菜、喝什么酒尽管吩咐，小的一定照顾周到。”

“今日有幸结识异人公子，当然要最好的菜最好的酒。”

酒菜摆上来了，吕不韦只是象征性地吃几口，异人却顾不了什么体面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自从十年前他离开秦国就再也没吃上这么好的酒菜。从他被祖父秦昭王质押赵国以来，秦赵关系一直不睦，他的处境便可想而知。以前，赵孝成王偶尔还宴请他几次。可自长平开战以来，赵几乎断了异人的一切日常贡奉，他只能靠变卖住所的器具度日，与流落街头的乞丐没有什么两样了。吕不韦见异人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淡淡一笑，举杯说道：“为了给异人公子助酒，在下还让店主请来一位歌女，不知公子是否有这个雅兴？”

吕不韦说着，轻轻拍了三下，走进一位丽人来。伴着婉转的琴音，丽人轻声唱起歌谣来。

在这舒缓醉人的乐曲里，异人仿佛置身于故都咸阳的大街上，乘着华丽的马车驰向他向往的宫殿，钟鸣鼓响，锦衣美食纷纷向他飞来。曲子本就动人，更何况这曲子是用他们秦国的小调唱出的呢？怎能不勾起异人的故国之思和对美好宫廷生活的向往？那一切本来就应该他的呀！

异人手端酒杯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待异人情绪稍稳，吕不韦示意歌女退下，然后煞有介事地说：“公子的故国日益强大，大有吞并六国、统一玉宇之势，不知公子对自己的前程可有什么打算？”

异人凄然一笑，道：“前程？那是秦国的前程，安国君的前程，说不定哪天我就成为赵国祭旗的猪羊了，还谈什么前程？可笑，可笑！”

“公子说得对，从当前的处境看，说不定哪天公子就成为一件祭品了，可公子为何要安于现状呢？为什么不奋起力争，夺回自己应该得到的一切呢？你是秦国公子，也许将来能成为强大的秦国的国君呢！难道公子就没想过要当国君？”

异人摇摇头：“这是异想天开的事，我为何要生活在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幻



想中呢？我的父亲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，我又不是嫡长子，我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宠，不然，我怎会被那老儿扔出来做人质？他们谁的心中有我？谁管我的死活？他们心中装满了土地与权利！不用说当上秦国的国君，能否逃回咸阳都是个疑问。”

吕不韦淡淡一笑：“我虽是一介商人，但如果公子信得过我，我可以帮助你光大门庭，助你回到咸阳，甚至当上秦国国君。”

异人“噗”地一声把喝到嘴中的酒喷了出来，哈哈一笑：“先生还是先去光大自己的门庭吧，等先生自己当上了国君，再来助我当国君也不迟！”

吕不韦有点恼，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异人说的是事实，在他们这个时代里，商人尽管很有钱，但地位十分低下，甚至连平民百姓也不如，只比那些犯罪的贱民与歌妓好一些。自己穿得如此华贵，仍脱不了一个暴发商人的装束，与贵族衣衫无缘。

恼怒在吕不韦脸上只是一闪，他知道自己身兼的使命——忍辱负重、帮助公子嘉完成大业。将来承受的屈辱将会更多呢，也许只有受辱才会为自己换取威名与显赫。只要成功了，公子嘉的许诺不用说，同样也会从秦国得到他应得到的一切，说不定会加倍偿还呢。吕不韦平静下来，正色说道：“公子说得有理，吕某只是一介布衣，但公子有所不知，吕某的门庭只有靠公子的门庭光大才能光大。如果公子有一天真的登上王位，还会再让吕某做一介布衣吗？”

异人一愣，知道吕不韦不是开玩笑，便盯着他问道：“先生有什么高见不妨直说，如果真能帮助在下脱困，将来一定重谢先生。”

“公子一定听说过和氏璧的故事吧？”

异人点点头，随即不解地问：“先生询问在下是否知道和氏璧的来历，是何用意？”

吕不韦仍是淡淡一笑：“公子就像包在璞玉中的和氏璧，在庸人眼中一文不值，而在不韦看来却价值连城，与和氏璧相比，公子远胜百倍。当然，这需要能工巧匠去雕琢，而不韦正是这样一位能工巧匠。公子只要听从在下的安排，按我所要求的去做，将来一定能够重返咸阳、登上王位。”

异人将信将疑地问：“异人愚钝，请先生说得明白一些。”

吕不韦见时机成熟，便把事先制订好的计划和盘托出。他说道：“在不韦看来，让公子返回咸阳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，困难的是如何让公子登上王位。公子要想登上王位，首先必须被立为太子。秦王已经年迈，你父安国君承袭王位是早晚之事。安国君已经五十有余，身体一向不好，只要安国君继承王位，会马上册立太子之位的。遍观公子兄弟二十多人，唯有公子的大哥子最受安国君器重，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极大。但吕某最近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，子与安

国君最宠幸的华阳夫人产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过节，至于什么过节，我以后再告诉公子。只要公子利用这个过节攀附到华阳夫人这棵大树上，公子被立为太子这盘棋就胜了一半，至于另一半，有我吕不韦从中给你精心谋划、细致周旋，也会稳操胜券。”吕不韦说到这里，盯着听得傻愣愣的异人追问道：“公子难道不信吗？”

异人猛地醒过神来，瞪着吕不韦，他想不到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商人对咸阳宫里的事如此了解，有许多连他这位嬴氏子孙都不知道，吕不韦从何处得到的消息？他为什么要帮助自己登上王位？其目的何在？如此看来，他们今日的相遇绝不是偶然。

吕不韦从异人的神情变化中猜中他的心思，独自饮了一杯酒，又笑着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很早就注意到公子了，我是商人，追逐的是利润，最好是暴利。耕田种地最多只能获利十倍，经营珠宝也只能获百倍之利，如果辅佐一个人当上国君，这其中的获利……哈哈，将来由公子给吕某计算吧！”

异人冷冷地说：“如果我不接受先生的建议呢？或者我独自去做呢？”

吕不韦抖动一下胡子，道：“公子如果不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无异坐以待毙，只要秦赵再开战，公子一定是战前祭品。倘若公子独自去做，却没有足够的金银做后盾，没有数以百计的黄金，如何买动赵国的守门放公子一条生路？没有充裕的银两如何在赵国、在各诸侯国之间打响公子的名声？没有无数珍宝又如何买得华阳夫人的欢心？能提供这些钱财的人，不用说在邯郸，就是在整个诸侯国之间，除了我吕不韦还能有几人？”

异人有点泄气了，道：“请问吕先生究竟有多少钱，富裕到何种程度？”

“在下的家产富可敌国，足以把公子捧上国王之位！”

“万一先生耗尽了家产，最终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呢？”

吕不韦仍是微笑：“公子别忘了，我是商人，商人都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冒险，而吕某敢冒其他商人所不敢冒的险。凭我的智慧、才干，我一定会成功的，即使人算不如天算，最终真的失败了，也败得荣耀，败得轰轰烈烈，败得能够载入史册！”

异人站起来，在吕不韦和自己的杯子里斟满酒，亲自端起来，双手递给吕不韦：“从今日起，异人一切听先生指教，先生真能让异人回到咸阳登上王位，异人愿与先生共同执掌秦国！”异人说完，后退两步，深深一揖。

吕不韦不仅用财力对异人进行饰装，还动用人力对异人进行声誉鼓噪。在吕不韦的倡导下，让异人效法当时著名的四君子赵国平原君、楚国春申君、齐国孟尝君和魏国信陵君，也在馆内养士，同时，吕不韦暗中派人到各诸侯国散布口



信，称颂异人贤才而有仁义。特别是在秦国，吕不韦更是借助商贾的言论传播异人的名声，扩大异人在秦国的影响。

吕不韦在做这些事的同时，也在催促公子嘉寻找一位貌若天仙的美人。不过，一直没有令他满意的人选。这天晚上，吕不韦应约来到公子嘉所住的翡翠宫，二人边饮酒边谈。忽然，庭院里传出轻柔的琴声，如春日解冻的小溪发出的水流声，时缓时急，带给人无限的遐思。渐渐地，琴声由小而大，又如乳莺出谷、雏燕衔泥，流畅欢快，干净利落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吕不韦虽然经常出入一些交际场所，听过不少浓词艳曲，但如此清新明亮、浸润田园乡野情趣的琴音他却极少听过。吕不韦放下手中的杯子，凝神谛听。

公子嘉见状笑问道：“想必吕先生也是音乐行家？”

吕不韦自嘲道：“吕某只是一介商人，只识得金钱，浑身沾满铜臭气，对于市井打打闹闹的曲子略知一二，像阳春白雪那样高雅的曲子只是像公子这样的人欣赏的，而我等庸人岂能领略其中的妙趣？不过，吕某凭感觉，觉得这琴音清新明亮，犹如一股清泉洗面，使吕某仿佛回到童年在田野里嬉戏玩耍，捉蜻蜓、摘野花的烂漫生活里了。”

公子嘉听了，笑道：“吕先生真是太过谦虚，就凭先生的感受，便知你是一位音乐行家。如果吕先生有雅兴，就让贱内到客厅里弹奏一曲，为吕先生饮酒助兴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夫人，无怪乎有此琴艺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

公子嘉见他如此，急忙解释说：“只是在下新纳的一个小妾，山野之人。她时常想家，每当想家时便独自以琴解忧，也许贱内又在思乡怀旧了吧。”

公子嘉说着，便让一女侍去后庭请如意来客厅弹琴。

随着环佩的叮当声，如意迈着碎步走进客厅，上前深施一礼后，开始坐在琴前轻抚琴弦。

悠悠琴音和醉人的清香缓缓飘过来，吕不韦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中，他呆了。这是一首叫不出名字的曲子，但吕不韦再熟悉不过了，琴声勾起他心中如烟的往事——那山坡、那树林，那野花野草，还有那位叫玉儿的小姑娘。那时候，虽然没有琴，也没有笛，却有他亲手制成的柳笛，仅此就够了。他用柳笛把祖母教会他的这首小调吹给玉儿听，一遍，两遍……

那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又似乎从他的心底响起，吕不韦忘情地说了句：“来，我教你……”

吕不韦手不住地打战，酒樽掉在几案上，他发觉自己失态了。这时，如意的曲子刚好停止，吕不韦急忙掩饰说：“弹得太好了，其妙无穷，在下仿佛置身瑶池仙境一般，妙，实在妙！”



“多谢谬奖！”

如意站起来再次施礼，并向吕不韦投来疑惑的一瞥。

吕不韦也多看了如意几眼，他觉得奇怪，她怎么会弹这首自己也叫不出名字的曲子呢？据祖母说这是她采茶时自编的小调，除了他，再也没有教过第二个人，莫非她是玉儿？不可能，玉儿怎么会来到这儿呢？在她身上也看不出玉儿的一点影子。

吕不韦刚想开口询问，公子嘉已挥手让如意退下。如意离去的刹那间，吕不韦心头一动，一个大胆的想法跃上心头——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可是，她毕竟是公子嘉的爱妾，他舍得吗？吕不韦不知如何开口提出自己的想法。

这时，公子嘉开口说：“吕先生，你让本公子寻找的美女我已布置给属下，正在国内逐地逐级上报，不久就会送到，由吕先生逐一挑选。”

吕不韦叹口气道：“我让公子所寻找的人，美只是其中一个方面，重要的是有魅力，有内涵，要有西施一样的献身精神，能够为公子完成大事。正如公子前不久让在下挑选的十名美女，尽管相貌都合格，但缺乏内涵，成不了大事。”

公子嘉也点头说道：“吕先生言之有理，那样的女子确实不易寻到，能不能加以培训，然后再从中挑选呢？”

吕不韦摇摇头说：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人的禀赋气质是先天生成的，后天的训练只能增加一个人的能力与学识，无法改变一个人的心性。”

吕不韦说到这里，顿了顿，瞟一眼公子嘉，又试探说：“在下发现一个人具备条件，只怕有人不会答应。”

“只要有这样的人选，无论花多少金银，本公子都不吝嗇，请问这人哪里？”

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在公子府内。”

公子嘉一怔：“你是说贱内如意？”

吕不韦不置可否地说：“公子舍得如此才貌双全的美人吗？”

公子嘉沉默不语，吕不韦开导说：“西施被送往吴国之前不也是越王勾践倾心的美人吗？勾践为报亡国之恨，忍痛割爱，为了不使自己对西施的容颜动心，每次接见她都令人用纱给西施遮面，最终坚定了意志，亲自送西施给吴王夫差。自古女人是祸水，商纣宠妲己终于亡国，周幽王宠褒姒才演出烽火戏诸侯的笑剧，从而造成今天的诸侯割据、战国林立。西施对于越国而言，帮助勾践完成灭吴兴国大业，而对于吴国而言，岂不也是祸水？因此，灭吴之后，范蠡唯恐越王不忍，私下将西施杀死。后人流传范大夫归隐之时携西施私奔都是讹传，范蠡能看破红尘、舍弃妻儿老小和高官厚禄，怎么会带走一个亡国之物呢？”



吕不韦见公子嘉似有所动，又进一步开导说：“秦称雄天下、吞并东方各国之心自孝公以来就屡露端倪，看今天之势，更是如箭在弦，倾六国之兵力能否抗秦实在难测。如果公子不以宗庙社稷为念也就算了，您大可以无忧无虑地拥有锦衣美食、过着华美的生活，出则前呼后拥，入则娇妻美妾。只是公子能否终身享有这些东西是个问题。当然，倾赵国之兵能够与秦抗衡更好，也不必出此下策而令后人讥笑。只是长平一战，赵国的精壮战士损伤过半，国内元气大伤，急需休养生息、发展生产、富国强兵，然后再寻找机会报长平之仇。可是，秦国会老老实实等待赵国再次走向强大吗？没有人从秦国做内应，没有人在未来的秦王面前吹枕边风，这一切如何办到？”

公子嘉的心被说动了，他想到那个可怕的夜晚，眼前晃动着秦兵挥舞的长剑和赵国士兵滚落的人头，又仿佛置身于逃命时狂奔的马车上，他两眼充血，狠狠地把酒樽顿在几案上，刚想说“我同意”，可话到嘴边又变成了“让我再仔细考虑一下”。

吕不韦知道公子嘉不会立即答应把自己心爱的人拱手送给仇敌，但从他的表情中约略知道，公子嘉最终会同意自己的要求。于是，吕不韦胸有成竹地辞别公子嘉，回到馆舍。

月儿爬上树梢。如意斜倚窗前，透过窗格出神地望着弯新月。自从被送到这里，她茶不思饭不想，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。起初她觉得委屈，她哭她闹，她恨赵嘉无情无义，为了个人的一己私愤，为了赵国的江山社稷把她奉送给别人。但她也知道公子嘉是无奈的，她明白自己在公子嘉心中的位置，公子嘉视她为掌中明珠，捧在手中怕掉了，含在口中又怕化了，失去她等于剜去公子嘉的一块心头肉。当然，如意更了解公子嘉是怎样的人，为情他可以舍弃生命，为义他甘愿牺牲爱情，为了赵国的宗庙社稷他又会献出一切。除了祖母和母亲以外，公子嘉没有向其他女性下跪过，更不用说一般女人了，但公子嘉向她双膝跪地，哀求她，向她讲述一个女人为国家甘愿奉献一切的故事。从此，她记住了一个女人的名字——西施。

如意以前没有见公子嘉流过一滴泪，但在送她的时候他哭了，执着她的手忘情地哭了。公子嘉的泪让她感动，也让她心碎，她知道那泪是真诚的，是挚爱她的人的一颗水晶心。但那泪又是欺骗的，能够骗她为了西施的故事再上演一次西施的悲剧，不过，她愿意去做西施，她不想名留千古，也不想让一个国家记住她，她只是为了倾盆的男人眼泪，为了不屈膝的男人下跪时的心碎。如意仅知道她再次归属的男人是曾经落魄、而现在声名显赫的秦国公子异人，至于如何被送走她却一无所知，由吕不韦安排。提及吕不韦，如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，总

有一些抹不去的似曾相识之感，究竟在何处见过他？她一点也想不起来，自己迁徙的地方太多了。如意想找个机会同吕不韦谈谈，可是，自从来到这里，一次也没有见过他的面。

如意走到琴前，抚摸着琴弦，又弹起那首她自己也叫不出名字的曲子。

一曲终了，如意仍沉浸在曲子的意境中，进一步说，是流连在那天真无邪的烂漫生活中。恍惚之间，如意觉得有人进来，猛抬头，见一个男人正站在面前。如意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正是那日在公子嘉府上见过的吕不韦。不待如意开口，吕不韦先说道：“我是被这美妙的琴音吸引。姑娘来到这里是第一次弹琴，对吗？”

如意微微一愣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吕先生，我已不是姑娘，应该叫夫人，对吗？”

“不，从现在起你必须明白你是姑娘，这里没有夫人，请你记住：那位如意夫人已经死了！”吕不韦不容置疑地说。

如意恼怒地瞪了一眼吕不韦，并没有说什么。吕不韦稍停片刻，略一思忖，说：“无论你原来是什么地方人，你现在就是赵国人，你的名字如意也必须忘掉。为了将来入秦不忘记赵国，不忘记所肩负的使命，你就叫赵姬吧，只要想到或听到有人叫你这个名字，就记起公子嘉让你去做的事。记住，赵姬，就是赵国女人的意思，很好叫，也很好听，这虽然是个带有屈辱味的名字，但也许这个名字能够载入史册、名留千古呢！”

见赵姬以沉默对他，吕不韦舒缓一下语气，问道：“请问赵姬姑娘，你刚才弹奏的是什么曲子？从哪里学会的？”赵姬见吕不韦的表情是真诚的，摇摇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这曲子的名字，是幼年时在郑国阳翟向一位年长的大哥哥学的。”吕不韦眼睛一亮，仔细打量一下赵姬，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那人是不是叫宝儿！左掌心有块黑痣？”

赵姬吃惊地盯着吕不韦，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，认真地在吕不韦脸上搜寻着。吕不韦举起左掌亮了起来，一块铜钱大小的黑痣映入眼帘，赵姬惊喜地问道：“宝儿，你真是宝儿？！”

赵姬上前走了两步，点点头又摇摇头。吕不韦紧走几步，上前握住赵姬的手。

“你是玉儿，一定是玉儿，这个世上除了玉儿再也不会有人弹这首曲子，那天在公子嘉府上我就应该想到是你，玉儿……”吕不韦把赵姬的手握得更紧。

二人重新坐下，倾诉别后之情。

“玉儿，你后来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？什么时候来到公子嘉的府中？”吕不韦的问话触到玉儿的痛处。离开阳翟的生活使她不堪回首，母亲的再嫁，养父的好赌，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结束了，她沦落到社会的底层。母亲不堪忍受



养父的打骂含恨死去，她在绝望中被卖为青楼歌女，几经辗转来到邯郸，凭着美妙的琴技被公子嘉欣赏，将她从青楼中赎出后供养在府上。后来，她虽然被公子嘉收纳为妾，但由于出身低贱，一直遭到众人的讥讽和歧视，也许还包含着妒忌，这又给她心里蒙上一层阴影。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如今，公子又为了个人的私愤和赵国未来的命运，让她去做西施第二，说白了，是让她用女色迷惑男人，毁坏一个国家。最后等待她的是“亡国之物，留之何用”的判语，唉，女人……

赵姬想到自己的身世和将来的命运，无声的泪水漱漱落下。吕不韦见状，急忙致歉说：“玉儿，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如果你觉得伤心就别说了，咱们谈点高兴的事吧。”

赵姬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吕不韦不知如何安慰她。过了好久，见赵姬情绪稍稍稳定，吕不韦叹口气说：“人要是永远长不大该多好，就像我们在阳翟的时候，天真烂漫，无忧无虑，随心所欲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唉，可人总要长大，长大就有烦恼、有痛苦，为名、为利、为生存去奔波，去争斗，去与同类厮杀，不是你死就是他亡。”

赵姬停止了哭泣，瞪大眼睛问：“你们男人既然明白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不停止自己的所作所为呢？什么事都要在刀枪上见高低、在战场上见分晓有什么意思呢？国家太平、百姓安居乐业是圣人倡导的，也是百姓向往的呀！”

吕不韦并不能回答赵姬所提的问题，他只是轻轻摇摇头，说：“也许与人心的欲望有关吧，对金钱、权势、地位、土地的追求、占有永远是无止境的，这种疯狂攫取中必然引发各种大小战争，当然，许多人是被迫卷进去的，被迫做许多自己不情愿却又不得不做的事，就像公子嘉忍痛舍弃你一样。”

赵姬幽幽地看一眼吕不韦，感伤而又带着几分哀怨的口气说：“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不能保护，还算什么男人？自己没有本事争斗，凭女人去获得想要的东西，即使得到了，传扬出去也是一种屈辱。”

吕不韦有些内疚，公子嘉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，不配称作男人，而他自己呢？与公子嘉相比也好不了多少，玉儿虽然不是自己的女人，但他在心中却比公子嘉更珍惜她，爱护她。可是主动提出把玉儿送给异人的正是这样一个爱护她、发誓保护她的人，如果玉儿知道这个主意是他出的，不知玉儿会如何埋怨他呢？也许他会以原先并不知道她就是玉儿为借口，可现在知道了，他应该怎样做呢？玉儿毕竟是他梦中的情人，是他心中的珍宝，更何况如今的玉儿出落得实在容易让男人想入非非。如果没有许多条条框框约束着自己，吕不韦恨不得现在就把玉儿揽在怀里，可是，他不能这样做，不是不敢，而是不能，不愿。就像一个并不十分饥饿的人得到一份精美的食品，他是不会马上品尝的，他想等到自己最迫切